

班氏春秋

· 卷一

上册

BANSHICHUNQIU BAIHUXIAOTIAN

白虎

啸天

● 耕凌书羽 / 著



上海三联书店

白虎 啸天

耕凌 书羽 / 著

◎ 上海三联书店



前 言

《班氏春秋》是一部以东汉初期社会动荡、国家分裂、政权更迭等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以东汉名门扶风班氏一族传奇人生及历史功绩为主线的长篇历史小说。

说起扶风班氏，人们自然会想起与凿空西域的张骞齐名的定远侯班超。诚然，班超作为扶风班氏家族的著名代表人物，以其热忱的爱国主义精神，苦心经营西域三十多年而闻名于海内外，然而，纵观班氏家族在东汉初、中期百多年历史中，出类拔萃的又何止班超一人。

班超的父亲班彪是汉代著名的史学家、辞赋学家，他的《北征赋》、《王命论》是汉赋中的名作。他生前写下的《史记后传》就是后来《汉书》形成的主要成份和基础。班超的长兄班固也是个著名的史学家、辞赋学家，他的名作《两都赋》历来被推崇为汉赋第一。前四史中公认文笔最佳的《汉书》便是由他主笔完成，从而开创了中国断代史之先河。班超的妹妹班昭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史学家、文学家，《汉书》就是由其最终充实完成，并为此后《汉书》的传播、普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渊博的学识、非凡的谈吐，使当时许多名士以从其学而荣。班昭还被请入皇

家后庭，教习后宫妃子，被朝野尊称为“大家”。班超的儿子班勇则子承父业，成为汉朝最后一批怀有开拓西域雄心的将领。除了班氏家族三代名人外，班彪的学生王充是我国历史上早期唯物主义思想家之一，其名作《论衡》至今还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班昭从弟子中的马融，是汉代著名的经学大师，汉代经学中的不少名篇便出自他手。

可以说扶风班氏一门文杰武俊、贤才辈出，在不同历史时期中曾不同程度地发挥过重大的作用。《班氏春秋》就是以扶风班氏一门三代的功过荣辱为主线，意在揭示和刻画东汉初期国家分裂、民族矛盾交织、各武装集团为争夺皇权而发动战争的残酷性。战争不仅给中华民族造成深重苦难，同时也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摧残。希望通过反映主人翁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过程中所作的不懈努力和卓越历史贡献，以及特定历史条件下其曲折的人生经历、家庭的悲欢离合、内心的喜怒哀乐，热情歌颂各族人民，反对战争、反对分裂，渴望民族和睦的良好愿望和善良、朴实、勤劳、坚韧的本质。

二

本书分为四卷，分别为：《白虎啸天》、《麒麟踞地》、《大鹏逐日》和《玄龟望月》。分别描写了光武中兴、东汉初建、出使西域及弃守边陲，这四个东汉前期重要历史阶段中，班氏家族的历史功绩。

根据四卷不同的主题和背景，本书分别以春、夏、秋、冬四季变化为各卷的主要背景色调。同时以白虎、麒麟、大鹏、玄龟四种吉祥物来暗喻各卷书中主人公的性格和内在潜质，配之以

天、地、日、月等时间、空间概念，大范围地刻画人物活动经历与理想追求。

《白虎啸天》卷以冬日的白雪为基本色调，以隆冬飞雪、旷野雪原、松雾冰凌、滚滚河水等自然景观为背景，借以烘托主人公班彪天地无私、忧国忧民的精神境界和崇高品质，同时也反映了战争的冷酷、天灾的无情及野心家的贪婪本性。

《麒麟踞地》卷以春季的嫩绿为基本色调，以春风柳绿、百花争艳、满园春色，生机勃勃的意境为主题，反映和刻画班固、班超兄弟年少有为、勤于求学、历练品行的过程，着力宣扬年青人朝气蓬勃、天真烂漫、充满活力的成长过程。

《大鹏逐日》卷则以夏暑的荒漠为基本色调，以粗犷、灼热的大漠戈壁、广阔的荒原、巍峨险峻的高山为主要场景，反映班超征战西域的艰难历程和火热的战斗生活。歌颂了班超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中所做的特殊贡献。

《玄龟望月》卷以秋色的暗红为基本色调，以秋风萧瑟、万物凋零、漫天落叶等景色，烘托班氏后人骄奢淫逸与专横，从而导致整个家族逐渐由强盛走向没落的凄凉过程，客观地反映班氏祖孙三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人格魅力和功过是非。

三

《白虎啸天》叙述了西汉末年王莽篡政后，绿林、赤眉起义大规模爆发，由此引发四方豪强割地称帝，三辅地区大乱，争战不息，兵祸弥漫，百姓流离失所。

主人翁班彪为避战乱，携家人逃离长安。雪夜幽乡遇难，承老庄主韩丞仗义襄助，班彪一家才得以喘息居安。此后流寇前

来袭庄掳掠，班氏族人出于报恩，协助邕庄乡亲大败流寇，才使庄民免遭更多的杀戮。韩庄主为免遭行将而来的报复，遣散族人，并举荐班彪避祸天水。班氏一族途经彭阳坐骑失而复得，路过乌氏寻得义亲，历经艰难遂抵达高平城。班彪面对山河破碎，有家难回，百姓流离混乱局面，不禁忧国忧民心切，义愤之中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汉赋名篇《北征赋》。

班彪入高平后初事隗嚣，为守将王遵智出奇谋，火烧萧关，歼敌数万，一举倾覆西州。时光武帝雒阳登高，举朱旗以复汉室。天水割据者隗嚣，心怀鬼胎明投光武，暗图据地称王。班彪据典论经、纵论时势，献策联汉，又屡献计谋破敌，夜袭水淹，二败赤眉，迫使赤眉东归关中，最终灭亡。隗嚣自以为羽翼丰满，便假诈天命，欲离汉自重。班彪以《王命论》劝谏之，隗嚣不纳，终与之决裂。班彪巧计连环逃离平襄，夜投河西窦融，为其画策，使之专意事汉。

河西得益班彪相助，外抚羌胡、内整郡务，植富一方，五郡渐强。隗嚣为报复班彪，一边挑唆先零羌兵犯金城，一边派遣辩士张玄潜入河西，离间河西将帅。班彪献计直捣羌人巢穴，大破嚣党合纵，一举平定羌地。同时智纵武威太守梁统刺杀说客，遂使隗嚣与河西绝交。

光武帝据中原再兴汉室，志在先收天水，再平巴蜀。班彪献计东西呼应，约期进击北地、安定。班彪随窦融东征高平，途遇大水，险遭灭顶。后规劝旧识王遵、高峻起事降汉，使汉军一度攻占西州大部，迫隗嚣困于一隅。但天有不测，关中动乱，光武帝车驾东返，汉军将领又贪功冒进，结果全线崩溃，汉军首征凉州失利。

班彪心忧统一大业，涉险劝说高峻。不料被高峻囚禁，幸得郎明等人舍身相救，班彪狼狈逃往长安。在长安班彪巧遇光武帝的表兄中郎将来歙，再度随军西征。汉军取上邽、夺冀县，最终攻陷落门，割据凉州多年的隗氏政权终于灭亡。班彪因功拜徐令，踏上了新的人生历程。

四

本书涉及了众多的历史人物，大多是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人物。不过由于汉代史料的局限性，许多人物的记载往往只有寥寥数语。为了小说的需要，因而在本书中，许多人物的性格、外貌都进行了必要的艺术加工，甚至杜撰字号，使之更符合故事情节的发生、发展。当然，为了叙述方便，也不得不增加些虚构人物，以增强其故事性，相信读者能加以区分和理解。

这里，需要说明的两个问题。一是关于班固和班超之间的关系。根据史书记载，班氏兄弟都出生于建武八年（公元 32 年），依照现有的资料可以证明，兄弟二人绝非双生子。但是史料中并未注明其二人究竟是一母所生，还是异母所出。不过根据二人的出生年份和班昭的一份奏折，作者姑且推测二人为异母所生，且班超与班昭为同母兄妹。二是光武帝的称谓。光武是刘秀的谥号，是其死后所拟定的。但为了行文方便，在本文中提前使用了刘秀的谥号，而不直呼刘秀，以示对其的尊重。

本书中涉及了大量的汉代地名、河流、官职，为方便阅读，直接在书中第一次出现的地方，标明了注解。说到这里，还需要说明一点。汉代的官制与我们所熟悉的魏晋以来的九品制不同，汉代不是以官吏的品级来区分官职的大小，而是以官吏的法定

俸禄来区分官职的高低。汉代的官职大小依据年俸一般可以分为十六级(上公和三公为两个级别,但年俸相同),分别为:万石(上公、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六百石、比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在汉朝的官制中,俸禄比二千石以上的都属高级官吏,因而在汉代的史书记载中常常会出现“累世二千石”的说法。

汉代官职上还有一个与后世截然相反的观点,其特别注重地方官吏的地位。在后世九品十九级的品级排序中,地方县令的品级一般是正七品,位于十九级中的第十三级。但在汉代,大县的县令是千石级的官吏,属于汉代中级官吏的最高位,排在十六级官职制的第六级。所以说本书最后,光武帝任命班彪为徐令,以汉朝官吏的任免制度看已经是越级提拔了。

五

由于班彪父子、师徒都是汉代著名的文学家,其交往的朋友中也有不少是汉代著名的大儒、名士,因而在本书中难免要引用一些他们的文章、辞赋。对于这些引用的辞赋、文章,一般都采用文言文的形式,直接反映而不进行任何加工和解释。但对于一些直接取自史书记载的人物对话和事件叙述,则本着通俗易懂的原则,加以白话处理,使之符合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

这里还要特别强调,由于班氏父子在东汉初年文坛上的特殊地位,使其有机会参与东汉初年著名的今文、古文《尚书》之辩、白虎观会议等经学之争。由于作者受这方面的学识限制,只能略微涉及,未敢做详细深入的描写,以免贻笑大方。

鉴于作者史料掌握局限,且创作水平有限,故难免在掌握与运用上存在不足,甚至谬误。敬请专家、学者、读者谅解。

作者

2004年3月于上海

目 录

前 言

第 一 回	冒风雪	班彪避难入幽乡		1
第 二 回	报恩遇	鏖军鼎力战眉寇		23
第 三 回	别义亲	济蕲洒泪送叔皮		46
第 四 回	惊宗邻	泥阳擒疑遇伯山		65
第 五 回	受磨难	彭阳遭窃追失马		90
第 六 回	结同盟	乌氏辖地识义兄		111
第 七 回	献计谋	萧关设伏助西州		134
第 八 回	忧战事	高平触景赋北征		156
第 九 回	事隗嚣	五万流寇丧隘谷		179
第 十 回	迎班彪	三郡才杰论方略		202
第十一回	困穷兽	东西夹击败赤眉		226
第十二回	涉险地	南北合纵探凉州		251
第十三回	遇故交	士衡牵线结因缘		276
第十四回	识新友	叔皮拒仕却功名		300
第十五回	用巧计	班彪借水淹赤眉		322

第十六回	庆大捷	隗嚣乘势号西王		349
第十七回	上义谕	季孟拒谏翻怒脸		372
第十八回	使诈计	叔皮谋略脱虎险		396
第十九回	入河西	班彪献策论郡政		423
第二十回	背关中	隗嚣拒道逆皇统		446
第二十一回	破合纵	五族羌兵败金城		468
第二十二回	识离间	八千精骑袭勇士		490
第二十三回	夺榆中	南北夹击纵王捷		513
第二十四回	战安定	东西呼应败行巡		535
第二十五回	行大统	初征高平遇豪雨		556
第二十六回	晓大义	二人泾阳易朱帟		578
第二十七回	遇不测	高峻献城入囹圄		601
第二十八回	遭变故	班迟劫狱撼府衙		622
第二十九回	笑藏刀	隗嚣设计图杨广		648
第三十回	怒回戈	冯异返身败隗纯		674
第三十一回	贪天功	大汉司马败西城		700
第三十二回	喻情理	河西宾客困高平		725
第三十三回	返光照	隗嚣恚愤卒平襄		749
第三十四回	摧枯朽	来歙谈笑取天水		774
第三十五回	战落门	阳夏侯魂归九天		801
第三十六回	定巴蜀	光武帝位崇神州		825



第一回

冒风雪 班彪避难入豳乡

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 25 年),刚入十一月,一场暴风雪席降陕中地区^①。这股来自北方的寒潮,被六盘山脉阻挡后折向东南,越过黄土高原,顺着子午岭和六盘山脉南北狭长通道,直向渭水流域扑去。天气格外寒冷。天空中,飞雪漫舞,风助雪威、雪借风势满世界被搅得一片混白。旷野里,雪越擦越厚,举目苍茫天地难分。山坡上、沟坎中、河道里被厚厚的积雪罩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

时下,泾水以东、漆县^②东北豳乡附近,日近黄昏,风雪骤密,夕阳正在满天飞雪中白惨惨地下坠。天色正在渐渐的变暗,风雪却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一拨人马顶风冒雪正打南面缓缓走来。临近了,才看清还有四五架马车夹在队伍中间行进。马匹和人正在过膝积雪中艰难地向前挪动。二三十名壮汉分散在各辆车的周围,拽马推轮,边吆喝、边喘出团团雾气,人马齐力使车轮勉强滚动。看模样,是一伙赶远道的。

他们通体浑身全是积雪,一时难以分辨何方人士装束。从

① 渭河以北、陕北高原以南地区,主要包括渭河平原北部地区。

② 现陕西彬县东。



那没有掖实的眼部、鼻根处，估摸还能看出是关中人士。只是不知道他们打哪里来，又往何处去？

打头里骑在马背上的一位汉子，时不时地回头吆喊着，让后面的车马注意些什么。听那清脆有力的嗓音，年纪大约二十出头，像是领头的。一个下手正徒步为他牵马在头里趟路，样子也是极度疲惫。

突然，后面传来一阵呼喊声，汉子勒马回头循声望去，脸色顿时陡变。只见一辆双辕马车，正急速地沿山坡向下翻滚，积雪遭遇外力撞击，引起坍塌，激起阵阵雪浪。衣箱杂物不断从车篷中抛洒出来。外侧推车人躲闪不及，一起被车砸了下去，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汉子急身滚下马鞍，令车马停止前进，边安抚牲口，防马惊炸，边问由来道：“咋的啦，咋的啦？”

“唉，少爷，枣红马太累啦，在外侧绊上暗石一个失蹄就……”一个操着苍劲浑厚嗓音的，像是有些年纪的长者回答说。

“谁跌摔下去了？奶娘、夫人咋样了？”那汉子急着问。

“前院小迟子和护头张岐给刮下去了，看样子护头伤得还不轻。”长者稍停叹了口气，继续说，“张奶娘和少奶妈人倒是没事，只是一天米水不曾沾牙，身体看来十分虚弱。这样耗下去怕也不是个事！”

青年汉子沉思片刻，抬头看着齐刷刷望着他的众人说：“赶紧拿绳索来，救人！”

队伍里顿时一阵骚动。

几名壮汉腰系绳索顺着刮痕下到沟底。只见两匹骡马跌迭在一起，下面那匹埋在雪堆里，一条后腿露在雪地上尚有余

温，但正在僵直。上面那匹枣红马被车架砸断了脊骨，眼看是活不成了。车架、物件抛洒了一地。

众人顾不上牲畜，找人要紧，七手八脚四下乱扒、乱摸，边找边呼喊。

“小迟子、张护头！”“张岐！”“小迟子……！”。

留在山上的人乘找人之隙，忙将车辆、马匹又重新检查、整固一遍。青年汉子找来长者一起商议。

“老诚叔，看情景呛人喽，天色将晚道黑路滑更难走，得想个万全之策啊！”

被称做老诚叔的回答道：“是啊，少爷。此地离泥阳尚有一百余里，便是天晴道好也须二三个时辰。眼下风紧雪猛一时难收，再走下去怕是凶多吉少啊！”

“您老有何良策？”青年汉子点点头，问道。

“山下的人一时半会还上不来，依老夫之见，不如就地……”老诚叔边将口鼻处掩巾往下撸了撸，边说，“……就地休整一下。再派几人到附近寻趟寻趟，看有否庄宅农舍，避避风雪，待明儿再赶路？”

汉子点头“哦、哦”地表示赞同，转身对围在身边众人吩咐道：“孟文、宗阳，你们各带二人沿道路两侧寻找，五里路为限，不宜久远。寻得落脚点，垂直举火为号，再来接应大伙，速去行事。”孟、宗二人应声而去。

汉子继续调派人手。

“单勇，你带人将就近撒落的车架、木箱等拢将起来，找个避风处点燃篝火，让大伙烤火取暖，再煮一大釜开水，就点干粮。那里取水，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单勇“嘿、嘿”傻笑一声道：“老爷，我晓得。”说罢转身离去。

青年汉子调派妥当，带着诚叔来到车前看望家眷。所幸的是摔下去的那车是装家什、衣物的篷车。家眷分乘的三辆单辕暖车分毫未损。暖车四周蒙着厚厚的棉毡，底下垫着菖莆毡草和皮褥。厚实的棉被下半坐半依着老少女眷和孩子，人多车少，挤得满满当当的。在这冰天雪地里，暖车也无济于事，遭周透风，冷风透骨，人在车上冷得直哆嗦。那些小不点的孩子脸色焦黄，涕泪满面，哭闹不停。大人们也是喷嚏不断。他们对车毁人伤的事也知个大概，不免有些恐慌。见到少爷未待开口，就忍不住掩面而泣，孩子们见状更是放声啼哭。瞧着让人心酸。

那青年汉子别过头来，强忍眼泪，仰天长叹：“上苍哪！难道天将绝我班氏，让我族人蒙此劫难。可恨那王莽国贼窃国篡权、淫威暴虐，致使百姓分崩，又逢枯旱连年，兵革并起。我班氏为避战乱，不得已而背井离乡，发轫长安，夜宿瓠谷，登攀中山，险越云门，翻山越岭连日奔波，却将被葬身这狂风暴雪之中，天理不公哪！”说罢，抢天呼嚎，掩面抽泣。顿时车内车外哭声一片。

山下的人还在苦苦寻找着被砸下的人，却硬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不免有些心慌。眼看天色越来越晚，为免让山上人担心，便简单收拾一下，捡些能用的细软、物件捎上，一步三回头地往山上爬去。

山上的人连拖带拽将他们拉上来，用急切的眼光盯着他们，问道：“找着没有？找着没有？”下山的人无奈地垂下目光，晃了晃头。

青年汉子忙分开众人问：“怎么？怎么可能？”下山领头的人急辩道：“老爷，我们愣是将沟底都翻遍了，就是找不着！”说话间



不乏内疚的神色。汉子闻言眉间仍似有怨气，不过，转瞬又变得温和起来。

“好，算了，你们辛苦了、也尽力了，到篝火旁去烤烤吧。”青年汉子转身猛喝道，“单勇、张异。”

“哎！”单勇、张异闻声赶来。

青年汉子说：“你俩跟我下去，再找！”

“老爷，不、不行啊！”那个叫做张异的带着哭腔急忙阻止。张异与壮汉差不多年纪，便是那个摔下山去老张头的儿子。听主人要亲自下去找人，急得跺脚，急切地说：“你老不能下，要下我和勇哥下去！你要再有个好歹，这几十号人全完了。再说我父子受恩于班家，怎能让你再冒……”

不等张异说完，那汉子便打断说：“别说了，救人要紧！”说罢便自个儿系抱绳索，准备临坡而下。众人见状慌不迭前来阻拦，说什么也不让汉子下去。张异更是紧紧拽住不松手。

汉子急了，反手一掌击在他的脸上。

“你们都给我撒手呀！”

张异也没躲闪，硬挨了汉子一掌，但双手仍死命地抓往绳索不放，哭嚷着：“老爷，你杀了我，你便是杀了我也不松手！”说罢呜呜大哭。

远近人闻声赶来齐刷刷地跪了一地，说啥也不让汉子亲去冒险，哀求声不绝于耳。汉子在高声责骂，众人在苦苦相求，双方僵持不下。

急切间，管家陪着一少妇来到人前，正是少奶奶罗氏。只见她凤眼圆目，尖喝一声：“住口！瞧你们一个个男模女样，危难时刻还在妄比儿女情长，难道真让全伙死绝，天下才算太平？”众人



闻言一震，不由张口结舌、鸦雀无声。

“嘿！”汉子一拳砸在雪地上，仰脸对少妇说，“夫人，岐叔打小就在府上，先后跟了咱班家三代人，今天却让他葬身雪地，暴尸荒野，我如何对得起先人，又如何对得起奶娘？你就让我亲自去找找吧！”语气充满悲伤却已平和多了。

忽然，有人高喊：“找着啦！找着啦！”

大伙一惊喜，七嘴八舌地问：“谁找到了？找到谁了？在哪？”

那个喊话的说：“不，不，没有谁。”

“那你疯了，瞎嚷嚷什么？”众人怒目相向。

“是找着啦，噢！不、不、嘿……，你们看，你们看哪！”说着用手指着不远处。前方二三里处有团火光在上下晃动。队伍中顿时引来一阵欣喜的骚动。众人明白今晚歇脚的地方总算有了着落。

老诚叔开口说：“少爷，您先上来，我们再商议合计一下？”

青年汉子跃上路面，向着少妇说：“夫人，道上风大别受风寒，还是回车上去吧！”说罢转身对诚叔说：“得先把老人孩子安顿一下。”

诚叔点头赞同道：“依老夫看，还得兵分两路，少爷你带家眷先去落脚，老夫留下来再找人，你以为如何？”

“不！”汉子坚决地截住了管家的话头，以不容争辩的口吻说道，“你老年纪大，下沟不便，再说我不亲自下去，心也不安哪！还是您老带人先走吧，先把这一大家子安顿好！”

诚叔似乎还想说什么，让那汉子用手势止住了。

“就这么定了，赶快分头行事吧！”